



马

骋

著

行走的 记忆

上海大学出版社



行走的記憶

马骋 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



自序

我们或许已经习惯了将历史唤作“记忆”，然而随着亲历一段段“记忆”人群的消逝，留给文字的记忆就变得那样的零星与破碎。若要深层次地感受民族的历史文化、世俗生活的境况，总有隔靴搔痒的窘迫。此外，基于“古为今用”的现实要求，任何对历史文化、世俗生活的诠释都是时代的诠释，是时代精神、社会思潮和个人经历、精神体验的感应和反映，由时代精神延伸出的“书写的记忆”，不知有多少偏差和失真，读多了文人的笔墨，有时候反而感到难以追寻历史，难以追溯时代精神风貌体现的民族文化的遗传基因。

也许我们需要重复亲历的记忆，去行走在历史遗存的文化遗迹之中，徜徉于充满乡风民俗的田园小镇里，或许才会有机会走进历史的光明隧道，让我们切身感受历史文化的脉络，在一路捡拾历史记忆的同时，链接个人经历和现实世界，做一次次刻骨铭心的精神体验，以开启苦闷愚钝的心灵，期盼达到顿悟的人生境界。于是我不断地和一些集中体现民族古老文化精髓的遗迹中奔波，在至今仍延续着久远的乡风民俗的生活空间驻足，接受历史老人一次次的点化，积攒起由无数历史文化碎片缀合的行走的记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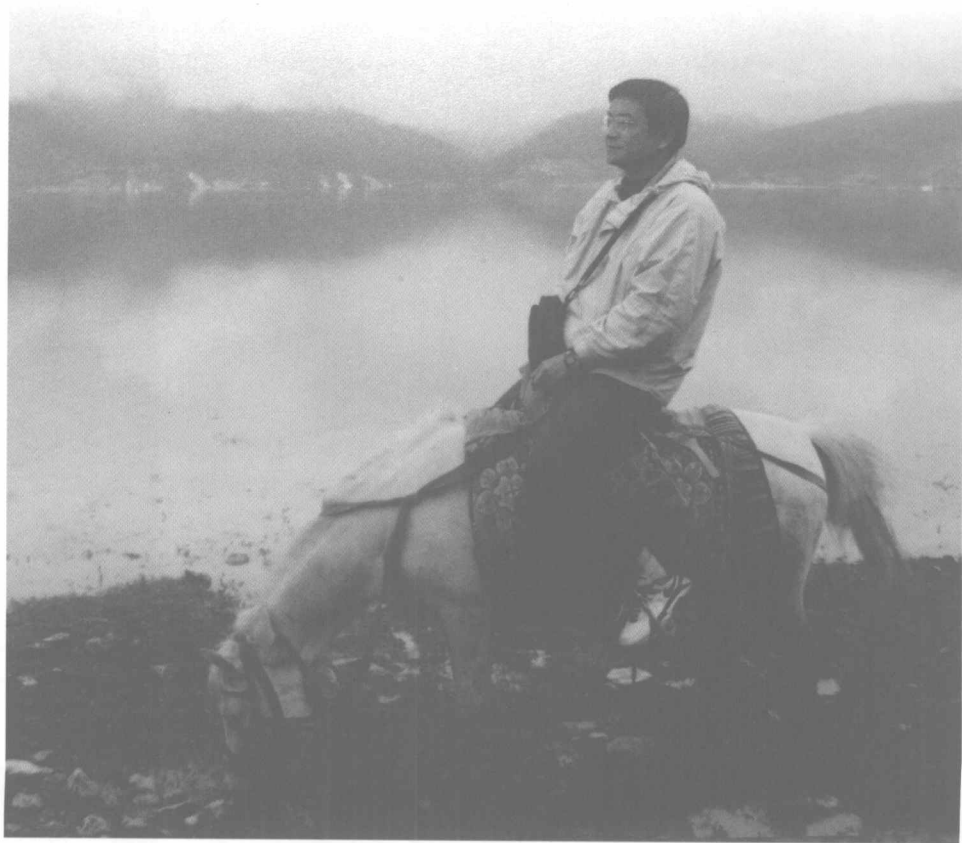
在每次行走中总能体验到对以往抽象阅读的具象诠释，认知了百姓自己的历史观和被普遍认同的民间伦理规范和正义观，体验了中国式深奥的宗教语言和儒学文化经典在世俗社会形成的张力，领略了人性的追求和爱的真情实感、感受了大自然的神秘和人类的未知世界。在感叹民族文化垢病的同时，也切身感悟到在历史文化和世俗生活的表象下透射出的那一股勃勃生机与凛然正气。

更让我切切实实地明白了作为一个中国人，与这一切具象符号代表的历史文化不能割断的联系，以及中国社会现状所携带的遗传密码，这确实令人记忆深刻，挥之不去，于是终于按捺不住写下了这一篇篇行走的记忆，成为记录个人经历和精神体验的“书写的记忆”。

是为序。

马 骋

2010年4月于沪上“马骋美术”



目 录



自序 1



人信有清官 1



“玄”“空”示人 6



千峰翠色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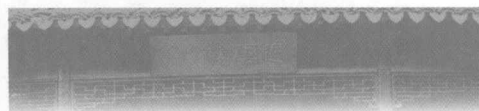
身在蓬莱即为仙 18



龙虎山中出英雄 22



乡情 26



烟云过眼“过云楼” 32



一声叹息藏书楼 39



漫漫魂路 46



走进婺源，一种文化的诱惑 53



牌坊无语 60



土楼不“土” 66



三清山的“蓝宝石” 72



“蛊”获男人心 77



阅读喀纳斯 85



绿洲之源 90



神奇的藏北高原 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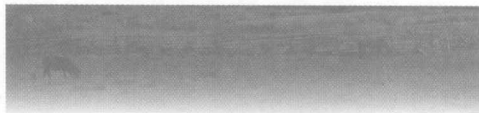
幽雅的藏地江南 104



信仰民俗的风采 112



下西洋 120



两个人的五原路（代后记） 124

人信有清官

虽然历史古迹已埋于地下，但人们对于清官的民族记忆和信仰却没有改变，崭新的开封府仍然在演绎着古老的清官文化。

去开封这块浸润了东京梦华的土地寻找古迹，你会被很失望地告知，清代之前的遗迹，几乎都被埋在现今开封市地下3米至12米之深的土层里，因为历史上黄河的几次改道将开封城一次次淹没在淤泥之下。明末清初，奔腾咆哮的黄河水最后一次洗去了千年古都的铅华，大水之后，开封城苇蒿遍地，狐兔出没，满目荒凉。然而作为七朝建都之地和“万国咸通”的名都大邑，其地位和



开封府开衙仪式
隆重壮观

名气是中原多数城市远远不能比拟的。1662年，清政府为了稳定中原局势，在明代城墙基础上重修了开封城。“开封城，城摞城，地下埋有几座城……”，古老相传的民谣似乎告诉人们古都千年梦华的历史兴衰。

对于多数普通百姓来说，未必知道《东京梦华录》记载的繁华，也未必清楚《清明上河图》的不朽。但是，很少有人会不知道开封府里的那位凝聚着百姓理想的“包青天”，上了年纪的人也许还会哼上一句“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

当今的开封府是崭新的开封府，但仍然上演着“龙图公案”。

开封府位于开封市包公湖东湖北岸，飞檐戗角，气势恢弘，与位于包公湖西湖的包公祠相互呼应，依北宋《营造法式》建造，以正厅、议事厅、梅花堂为中轴线，辅以天庆观、明礼院、潜龙宫、清心楼、牢狱、英武楼等五十余座大小殿堂，巍峨开阔。包龙图扶正祛邪、刚直不阿的美名就从这里传扬天下。

开封府的“开衙仪式”隆重壮观，以“秦香莲”携一双儿女鸣冤开场，一下子把所有的游客带进了包青天的世界，使人们重新唤起了对于历史上清官的记忆和颂扬。虽然历史古迹已埋于地下，但人们对于清官的民族记忆和信仰却

没有改变，崭新的开封府仍然在演绎着古老的清官文化。

走进开封府大堂前的广场，游客已经围得人山人海，这里正在上演“包公断案”的故事。一名被打得遍体鳞伤的百姓坐在箩筐里被衙役抬了上来，他向包公控告的是皇帝的亲弟弟赵王霸占他嫂嫂，并把他们全家杀害的冤情，他自己也差点被害了性命……这是家喻户晓的包公故事《铡赵王》。

包公听了案情义愤填膺，请赵王来“喝茶”。一看开封

新开封府仍然上演着古老的“龙图公案”

府里的这个场面，赵王吃惊之余抬出自己皇兄的牌子有恃无恐，气焰嚣张。包公请衙役抬出龙头铡伺候，赵王当堂咆哮：“没有皇上的旨意谁敢！”此时扮演包公的演员面对观众大声问到：“各位游客，你们说赵王该不该杀？”台下上百名观众的喊声震耳欲聋：“杀！”

我感到古老的包公戏在这里竟配上了现代陪审团，“包公”采纳了观众“陪审团”的意见，“赵王”被“斩”于龙头铡之下，观众鼓掌叫好，享受了一次精神上的愉悦，心情酣畅淋漓地散去。

中国古代，百姓大众并不具有现代司法制度中陪审团或人民陪审员的权利，所以他们千年来一直维持着对清官的信仰，金代大诗人元好问留下了“能吏寻常见，公廉第一难，只从明府到，人信有清官”的诗句，被认为是民间清官信仰的发端。在政治黑暗、吏治腐败、司法不公的痛苦现实面前，百姓充满了对清官的期盼，因此包公戏等呼之而出，虽然在古代黑暗的官场上清官犹如凤毛麟角，但百姓却得到了心理补偿。这使得清官的“听讼折狱”在古老中国不仅有了法律文化的意义，也折射出百姓内心的传统法律意识和价值认同，并至今不绝。在上百观众振臂一呼中，足以看到当今公众对青天司法意识上的绝对认同。

清官是不正常的专制政治体制和司法体制的一种有效的补充乃至维系，因此历代帝王也认同清官的存在，青天司法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成了皇家与百姓的



包青天已永远铸在了百姓的心中

共识。然而究其根源，政治上的“清”与“浊”、“忠”与“奸”毕竟是专制政治体制的产物。只有在现代民主政治制度中，才会从法律意义上维护百姓的权益和制约行政权力。然而在平头百姓心头，对“清”与“浊”、“忠”与“奸”的鲜明甄别，横着一杆永恒的天平。

据媒体报道，经过20年的考古发掘，专家断定，在开封地下3米至12米处，上下迭压着六座城池，其中包括三座国都、两座省城及一座中原重镇，构成了“城摞城”的奇特景观。除最底层的魏大梁城因埋藏太深和勘探技术手段所限未能发现外，其余五座城池——唐汴州城、北宋东京城、金汴京城、明开封城和清开封城均已相继发现和初步探明。它们的精华部分就在当今的龙亭一带，在龙亭公园内就有两块标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北宋东京城遗址”的牌子。

进入龙亭，在长长的官道两旁是著名的潘、杨二湖，湖面清澈，碧波荡漾，然而仔细观察，游人一定会发现，左边宽阔、浩淼的杨湖里游船如梭，一片兴旺，而右边较小的潘湖里却一片冷寂，不见人影。所有到此的游客一定会在这里听导游给你讲述一段有关潘、杨二湖的故事。

潘湖——潘仁美湖；杨湖——杨家将湖。“潘家湖浊，杨家湖清，清者忠，浊者奸”，这是开封人的共识。

杨家湖的命名和“杨六郎水泊”有关。在今天的杨家湖西边，自明朝以来就有一片水，因杨业之子杨延昭曾在附近居住过，群众就将这片水称为“杨六郎水泊”。清朝以后，龙亭西边的大湖就顺理成章地被叫做了“杨家湖”。由于“潘杨讼”的故事家喻户晓，既然清澈的西湖叫杨家湖，那么浑浊的东湖自然而然被称为潘家湖了。

然而现在的潘、杨二湖均碧波粼粼，并没有清浊之分。导游解释说：历史上潘家湖周围人烟稠密，岸边作坊林立，有造纸、制皮的，有磨豆腐、生豆芽的，废水就直接排到了湖里，再加上生活污水的污染，潘家湖水浑浊不堪。而西边的杨家湖四周居民稀少，再加上人们敬爱忠臣，很少往湖里排污水，湖水当然清了。经过上世纪80年代的几次疏浚，现在两湖都是清澈见底，所以没有了清浊之分。

然而百姓的心中却永远有“清”“浊”之分。开封人总在杨家湖里追波逐浪，而从不下潘家湖游泳。远来的游客也爱在杨家湖荡舟，却不愿涉足潘家湖，因

此原来在潘家湖等待游客的船家也纷纷将游船开进了杨家湖，于是潘家湖永远是死一般的冷寂。

尽管历史上的潘美并不是文学作品中的潘仁美，但中国人的“清”“浊”、“忠”“奸”观却是永远也无法改变的，这是百姓自己的历史观。▲



龙亭长长的官道两旁是著名的潘、杨二湖

“玄”“空”示人

“悬空寺”也就是“玄空示”，既有“悬挂在空中的寺庙”之解，又有“昭示道家之玄和佛门之空”之意。

汽车在北岳恒山的峡谷中行驶着，群山蜿蜒起伏、叠嶂拔峙，尽显北方山势的苍劲雄浑。我们此去的目的地是位于恒山门户金龙峡不远处的高空古建筑——悬空寺。

初听到悬空寺的寺名，我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该寺是如何悬空的。直到悬空寺在远处依稀出现的时候，我仍然怀疑自己是否看走了眼。只见群山凝聚的一处悬崖峭壁上，凌空贴着一座古寺庙，飞檐翘角、丹廊朱户；上攀危岩、下临悬崖。在粗糙的岩石背景下，竟衬托着一座凌空危挂、精致小巧的楼阁，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疑是山雾缭绕中出现的海市蜃楼。

越往前走，悬空寺的形制越清晰、越壮观，似乎有一种扑面而来的感觉。寺庙充分利用了峭壁的自然状态布置和建造寺庙各部分建筑，将一般寺庙平面建筑的布局、形制等建造在立体的空间中，山门、钟鼓楼、大殿、配殿等都有，令人啧啧称奇。寺庙底下的崖壁上大书“壮观”两个大字，据介绍这是唐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李白游览悬空寺后，在石崖上书写的。确实，第一次见到悬空寺的人一定会发出同样的感叹。悬空寺始建于北魏太和十五年(公元491年)，始建初期，最高处的三教殿离地面90米，因历年河床淤积，地面逐渐抬高，现在仅剩58米，但不减其雄浑气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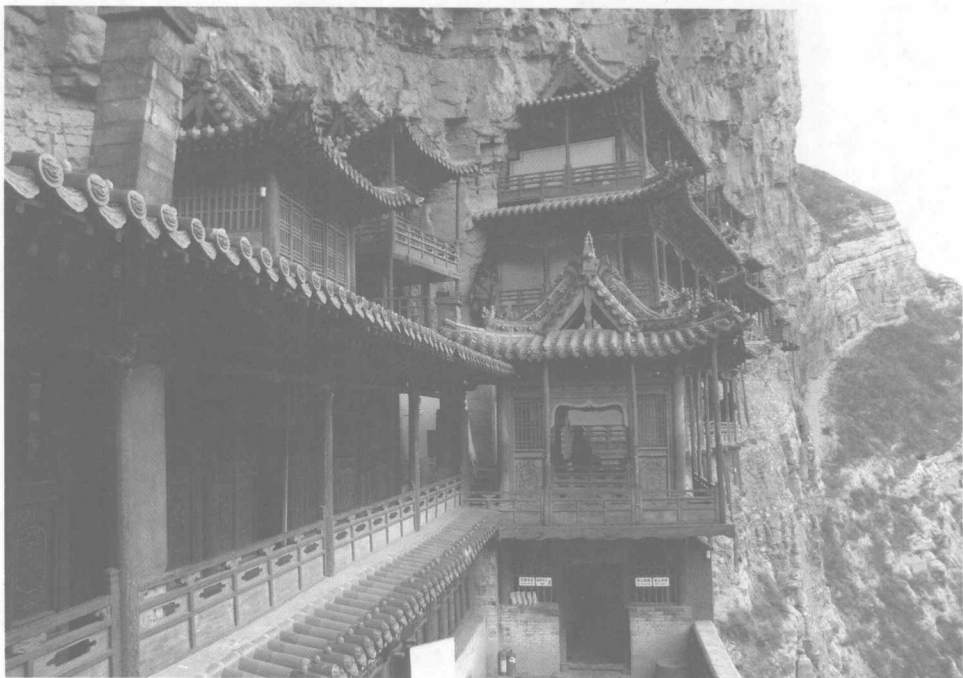
依山而上进入悬空寺，其布局既不同于平川寺院的中轴突出，左右对称，也不同于山地宫观依山势逐步升高的格局，而是均依崖壁凹凸，审形度势，顺其自然，凌空而构。殿楼的分布对称中有变化，分散中有联络，曲折回环，虚实



凌空危挂的悬空寺蔚为壮观

相生，小巧玲珑，空间丰富，层次多变，而且半壁楼殿半壁窟，窟连殿，殿连楼，楼中有穴，窟中有楼。建筑构造颇具特色，形式丰富多彩。总体外观巧构宏制，重重叠叠，造成一种独特的建筑风格。游人攀悬梯，跨飞栈，穿石窟，钻天窗，走屋脊，步曲廊，几经周折，忽上忽下，左右回旋，但觉小中见大，不觉有弹丸之地之感，而且身临其境反而没有了危挂惊险之气氛，更像在佛塔之上放眼群山。整个寺庙布局紧凑，错落相依，变化微妙，使形体的组合和空间对比达到了井然有序的艺术效果。

这么多人在寺里行走，是什么在支撑着寺庙纹丝不动呢？我看见寺庙的底



寺庙布局审形度势，小中见大

部有十几根碗口粗的木柱支撑着，有点像苗寨的吊脚楼，但据介绍有的木柱其实根本不受力。相传在悬空寺建成时，还没有这些木桩，只是人们看见悬空寺似乎没有任何支撑，害怕走上去寺会掉下来，为了让人们放心，所以在寺底下安置了些木柱，为此有人用“悬空寺，半天高，三根马尾空中吊”来形容悬空寺。而建筑真正的重心原来是暗藏在寺庙底下的一排结结实实的飞梁，撑在坚硬岩石里，岩石凿成了形似直角梯形的样子，然后插入飞梁，使其与直角梯形锐角部分充分接近，这是利用力学原理暗插飞梁为基。

悬空寺共有殿阁40间，有寺院、禅房、佛堂、三佛殿、太乙殿、关帝庙、鼓楼、钟楼、伽蓝殿、送子观音殿、地藏王菩萨殿、千手观音殿、释迦殿、雷音殿、三官殿、纯阳宫、栈道、三教殿、五佛殿等，十分完整。

当人们感慨之余，不禁会想，悬空寺为什么一反常态要建在崖壁上？

北魏王朝是我国北方鲜卑族建立的政权，孝文帝任用南朝儒士制定礼乐制度，仿效南朝建立士族制度，同汉族通婚，并“诏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诏迁都之民，死葬河南，不得北还。于是代人南迁者，悉为河南洛阳人”、“诏改姓为元氏”。经过一系列的社会改革，南迁的鲜卑族已全部完成汉化，而以中国正

统自居。为缓和民族矛盾，北魏王朝还大力提倡佛教，并在北方开凿石窟营造佛像，掀起了一股空前的开窟高潮，相继出现了云岗石窟、龙门石窟等。

从目前云岗石窟和龙门石窟遗存的形制来看，都开凿在岩壁上，且有仿木屋形窟。龙门石窟的石窟寺、唐字洞、万佛洞洞南下方一佛洞等，都是由云岗石窟窟内的仿木屋形龕发展到窟外一座仿木屋形窟檐。龙门石窟还保留着许多北魏建筑式样。为此我在猜想：悬空寺始建于一千五百年前的

“悬空寺，半天高，
三根马尾空中吊”

北魏王朝后期，尽管有古代工匠根据道家“不闻鸡鸣犬吠之声”的要求建设了悬空寺的说法，但从其半壁楼殿半壁窟，窟连殿，殿连楼，楼中有穴，窟中有楼的建筑形制来分析，似乎也很有可能是受到了当时开凿石窟风格的影响，因而会建在悬崖峭壁之上吧。但我总觉得这样的解释似乎还不完整，那究竟又是什么原因呢？

悬空寺是国内现存的唯一的佛、道、儒三教合一的独特寺庙，在狭小的天地纳十方之神灵，汇三教之众神，全寺佛教殿堂十一处，道教五处，三教合一的一处，形成三教同归的宗教文化，其中突出体现的是佛、道两教。

佛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在中国传播、汉化的过程中，曾遭遇了传统儒学和汉地本土宗教道教的反对和抵制，演绎了一场儒佛、佛道之争，从而导致了佛教的本土化。

西汉时期，大儒董仲舒提出独尊儒术，并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理论基础和文人士大夫的思想观念和行为准则，并深入到汉文化特有的宗法观念中。儒家提倡积极“入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文人士大夫崇尚“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而佛教教义提倡“出世”、“出家”，以今世的无为和苦苦修炼争取转世的幸福，因此遭到了儒学的强烈反对，并引发了儒佛之争。

与此同时，在公元2世纪后半叶，道教中也有“化胡说”理论，认为佛教不过是老子西去“化胡”后所传的宗教。道教徒中的排佛者说，这种外来宗教不过是为了满足未开化民族的需要，它并不适应中国。

隋唐以来，由于统治阶级的大力推崇以及佛教本身进行了大量的适应中国本土化的宗教改良，使佛教盛行全国，但其始终没有撼动儒学的思想统治地位，也使得中国长期的封建统治并没有形成政教合一的局面，王权始终是高于教权的，佛教最终还是民间宗教，宗教观念并没有形成“教义”在中国深入人心，反而最终形成了儒、释、道三家合流的局面。从民间宗教观念来看，中国民间对儒、释、道三家的思想和各自的神灵也并不截然分开，譬如哪吒，本是佛教中毗沙门天王的三子，在中国民间传说中又成了具有典型中国官僚特征的李靖的儿子，而保护他的又是玉皇大帝，他又受业于太乙真人，得真身与佛祖，这一个神的身上兼具了儒、释、道的因素。这种民间信仰融合现象，也就自然而然地体现在了眼前这座悬空寺中了。

走下悬空寺，回望这巍巍壮观的悬空建筑，我仍然在思考其建筑创意的最初设想。忽听见边上一位导游在向她带队的游客介绍：悬空寺始建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间，距今已经有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悬空寺原名玄空阁，其悬空的含义有“悬空危挂，悬空示人”的意思。

“玄空阁”“悬空示人”！我似乎一下子明白了悬空寺最初的建筑创意了。《淮南子·地形训》中有“倾宫、旋室、悬圃、凉风、樊桐在昆仑闾阖之中”之语。其中的“悬圃”经周谷城先生考证为“玄圃”。“悬”显然是“玄”的通假字，而在三教合一的寺庙里，“玄”字又表现了道家之“玄学”。同样“空”既有“空中”的直意，又寓意佛家之“空门”。“寺”又音近“示”，为“昭示”之意。“悬空寺”也就是“玄空示”，既有“悬挂在空中的寺庙”之解，又有“昭示道家之玄和佛门之空”之意，人们在峭壁下仰视，真大有“玄空示人”之意境。悬空寺用这样奇特的建筑形制表达了深奥的宗教语言，真是“妙哉，妙哉”。妙在其中，妙不可言也。

一位德国建筑学家在参观完悬空寺后感慨地说：“悬空寺把力学、美学和宗教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我真正懂得了毕加索所说：世界上真正的艺术在东方，这句话的含义。”▲



“玄”“空”示人